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维斯塔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选编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 维 斯 塔

— 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选编

元文琪 译

商 群 中 书 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元文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7196-3

I. ①阿… II. ①贾…②元… III. ①祆教—宗教经典—伊朗—古代 IV. ①B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99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 维 斯 塔

——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选编

元文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196-3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³/₄

定价: 28.00 元

اوستا
نامه مینوی آیین زرتشت

چاپ دوم ۲۵۳۵

نگارش
جلیل دوستخواه

ازگزارش
استاد ابراهیم پورداود

根据德黑兰珍珠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0 年已先后分十一辑印行名著 46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二辑。到 2011 年底出版至 5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 年 6 月

序 言

摆在尊敬的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由贾利尔·杜斯特哈赫·伊斯法罕尼先生选编而成,这是他以勤奋和智慧取得的可喜收获。数年前,我在德黑兰文学院执教时与他相识。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他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引起我的关注,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在伊朗学方面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为我国的古代文化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

本书出版之前,尊敬的读者想必已读过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这证明数年前我对他的期待并非是过高的奢望,而是符合实际的。近年来,几位饱食终日、不学无术的老朽,居然也对伊朗学发生兴趣;其实,他们不过是把伊朗最古老的文献《阿维斯塔》当成手中的玩物而已^①。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就格外令人感到欣慰。

这几位才疏学浅的老腐儒哪里知道,目前我们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人正在伊朗、欧洲和美国埋头钻研阿维斯塔文、古波斯文、帕拉维文和梵文(与我国古代的伊朗语言颇为相近)。从25年前至今,少说也有数千名伊朗大学生业已程度不同地掌握了这些古老

^① 参见拙著《亚斯纳》第1卷前言,德黑兰,1961年。

的语言。眼下德黑兰就有三四所学校(其中包括大学)开设了有关的课程。时至今日倘若有人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阿维斯塔》是用楔形文字写成的,岂不令人耻笑。这几位平生不得志的老学究似乎想钻进古籍经文里去寻求和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抑或借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不幸的是,他们选错了方向和道路,因为即使他们从故纸堆中能捞到一点油水,乃至编写成书,充其量也不过是陈旧不堪的破烂货。

众所周知,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如阿维斯塔语、古波斯语和梵语等,是世界上最古奥艰涩的语言,比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还难以掌握。这几位迂腐透顶的老夫子大概以为,只要翻阅几部观点陈腐的有关著述,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自诩为“伊朗通”了。其实他们如获至宝的那两三部词典,早已被弃之不用,成为过时的陈货。由印度和法国出版的这几部工具书的编者,对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或者一窍不通,或者略知一二。严格地说,他们是不能胜任这类工具书的编纂工作的;倘若勉为其难,那产品的质量就要打折扣,必属粗制滥造之类。

迄今为止,在伊朗学,尤其是阿维斯塔学方面,已有世界各国著名的东方学者和专家,用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撰写了数百部颇有价值的著述。凡有志于这门学问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和借鉴这些见解独到的学术论著,大可不必死抱住坎伽(Kāngā)和达尔梅斯泰特(Darmesteter)等人的那几部旧著不放。

1904年3月去世的琐罗亚斯德教“希尔巴德”^①坎伽,享年65

① Hirbad,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称谓之一。——译者注

岁,在西方的东方学者眼中无足轻重,声望不大。歿于 1894 年的达尔梅斯泰特虽曾名噪一时,但时过不久,人们便发现他的著述中错误百出,于是,身份跌落,不再为人所看重。

据说,老学究当中居然有人声称:他们从坎伽编纂的词典中领悟到阿维斯塔语的奥秘。这部词典究竟是什么货色,必须弄个明白,以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印度一波斯人^①考斯基·埃德尔吉·坎伽,于 1900 年在孟买出版了《阿维斯塔语—古吉拉特语^②—英语词典》,其中使用了阿维斯塔文,亦即“丁·达比拉”^③。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位自称连阿维斯塔字母都不认识的老学究,怎么能在词典中分辨出阿维斯塔语词来呢?即使他求助别人认出了阿维斯塔语词,又怎么能理解用古吉拉特语和英语注释的词义呢?

与坎伽编的《阿维斯塔语词典》比较起来,现在出版的《〈亚斯纳〉研究》等著述,亦即鄙人的《〈阿维斯塔〉校注》,显然是相形见绌、不值一提的,因为前者据说如同《恩楚明·阿拉·纳赛里词典》^④,享有“权威性”之作的美名。

坎伽还编了一部《英语—阿维斯塔语词典》,在他死后,由琐罗

① 亦称“帕西人”(Parsiyan),8 世纪初由波斯迁往印度西部海岸古吉拉特等地的伊朗移民及其后裔,绝大多数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译者注

② 印度西部沿海古吉拉特一带流行的地方语言。——译者注

③ 又称“丁·达比里”(Den-Dabiri),伊朗萨珊王朝(224—651)时期流行的帕拉维语宗教文字。一说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于 4—6 世纪创造,专门用来书写波斯古经《阿维斯塔》。——译者注

④ 由礼萨·戈利·汗·赫达亚特以恺加王朝纳赛尔丁王(1848—1896 年在位)的名义,编定于 1869 年,被公认为是一部集古代词书之大成的波斯语工具书。——译者注

亚斯德教“希尔巴德”达哈巴尔(Dahābar)于1909年在孟买出版。达哈巴尔先生在伊朗阳历1331年9月11日,即公元1952年12月2日逝世。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在审定出版坎伽的《英语—阿维斯塔语词典》时,我参考了盖格(Geiger)和杰克逊(Jackson)的有关著述,尤其是巴尔托洛梅(Bartholomae)的《古代伊朗文化词典》一书——这些书坎伽均未曾读过。”

由此可知,坎伽的《阿维斯塔语—古吉拉特语—英语词典》究竟是怎样一部书。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书至今居然还有市场。1888年至1901年间,坎伽曾将《阿维斯塔》翻译成古吉拉特文,共四卷。此外,他还编写出《阿维斯塔语语法》一书,于1891年在孟买出版。

考斯基·埃德尔吉·坎伽算得上是位学识渊博的“希尔巴德”,他在孟买的毛拉·菲鲁兹学院执教长达40年。上述他的各种著作,除了古吉拉特语《〈阿维斯塔〉译注》外,笔者均有藏书。(注意不可将其与另一位琐罗亚斯德教“希尔巴德”曼克·法里东吉·坎伽相混同,后者学有所成,著作等身,愿他健康长寿,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我的意思是,每当听人提到坎伽的《阿维斯塔语词典》时,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个坎伽指的是谁,他的词典有无学术价值。上述那部词典已不适用,早该淘汰了。借用老学究们惯用的套话来说,他们所撰写的文章,真可谓“弄虚作假”、“信口雌黄”、“不足挂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诸如此类欺世盗名的卑劣手法不胜枚举。另一位“精通”外语的老学究(他本人再三强调这一点),居然拉大旗

作虎皮，抬出昂克蒂尔·德佩龙的《阿维斯塔》译注本和达尔梅斯泰特的《赞德·阿维斯塔》来吓唬人。

昂克蒂尔·德佩龙的《阿维斯塔》译注本难道在问世 200 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一二百年前出版的物理、化学和医学等方面的著述，难道至今还能派上用场？且看昂克蒂尔·德佩龙是何许人，他的《阿维斯塔》译注本又是怎样编写出来的。

欧洲率先发行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著作是在 1700 年。这部书是由英国东方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根据希腊、罗马、伊朗和阿拉伯的有关著述用拉丁文编写而成的。(说不定明天会出现一位想入非非的老学究，或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追逐名利的小青年，不识趣地拿这本书在人前炫耀。须知，仅懂语言并不一定就能理解书的内容。)

这部书引起法国人亚布拉罕·昂克蒂尔·德佩龙(Abraham Anquetil du Perron)的极大兴趣，他很想结识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于是决定奔赴印度，去访问那里的印度—波斯人。1755 年 2 月 24 日，年仅 26 岁的昂克蒂尔·德佩龙从洛里昂(Lorient)港只身登上开往印度的轮船。因为身无分文，他不得不充当船上的小工。半年后，即同年 8 月 10 日，轮船抵达本地治里(Pondichery, 位于孟加拉湾的印度东海岸)。后又冒着风险，几经周折，才于 1758 年 4 月 28 日到达苏拉特(Surat, 孟买北部海港)，在那里侨居三年(直至 1761 年)。

在苏拉特，向昂克蒂尔·德佩龙传授《阿维斯塔》知识的启蒙老师，是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达斯图尔”^①达拉布，他本人对阿维

① 达斯图尔(Dastūr)，琐罗亚斯教首领和主祭的称谓。——译者注

斯塔语和帕拉维语并不怎么精通。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和印度—波斯人多少对“马兹达·亚斯纳”^①有所了解，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代口耳相传的内容。这些传统的说法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然而却并不具备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阿维斯塔学的价值。

毫无疑问，“达斯图尔”达拉布在当时算得上是印度—波斯人学者中的佼佼者，他想必是被尊为“维拉亚蒂”^②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达斯图尔”贾马斯布·卡尔曼尼的门徒之一。后者曾专程赴印度考察教徒的实况，或者向印度—波斯人传达过伊朗祭司长的教令。

贾马斯布·卡尔曼尼寄居苏拉特期间，有两三位印度—波斯人向他请教过有关宗教神学方面的知识，其中之一便是昂克蒂尔·德佩龙的启蒙老师“达斯图尔”达拉布，另一位是“达斯图尔”卡乌斯。

叶兹德·盖尔德历^③ 1090年2月30日（相当于公元1720年11月26日），“达斯图尔”贾马斯布·卡尔曼尼从克尔曼出发去印度，在苏拉特小住八九个月后，于1721年返回伊朗。

达拉布祭司出身，前几辈全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穆贝德^④，其世系传承依次为凯·古巴德→沙普尔→法拉马尔兹→巴赫拉姆→巴赫曼→索赫拉布→达拉布。他于叶兹德·盖尔德历1141年12月

① 又称“马兹达·亚斯尼”(Mazdā-Yasni)，词意为“马兹达崇拜者”，亦即“马兹达教”，系琐罗亚斯德教的前身；有时也指琐罗亚斯德教。——译者注

② 系琐罗亚斯德教主祭的尊号，含有“至尊”、“敬爱”之意。——译者注

③ 伊朗古代历法之一，以萨珊王朝末君叶兹德·盖尔德三世(632—652年在位)登基为王的632年为元年。——译者注

④ “穆贝德”(Moubed)，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称谓之一，其职位高于“穆格”(Mogh)。——译者注

2日(相当于公元1777年8月)逝世,享年75岁。

1934年1月7日我来到苏拉特。昂克蒂尔·德佩龙的启蒙老师“达斯图尔”达拉布的第七代孙“达斯图尔”巴赫拉姆·伊拉杰·库马纳(Bahrām-yraj-kumānā),时年55岁,他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将吉万吉·贾姆希德·穆迪编著的有关昂克蒂尔·德佩龙与“达斯图尔”达拉布的书^①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此书至今仍珍藏在我身边。在这位热情好客的“达斯图尔”陪同下,我们走进“达斯图尔”达拉布向昂克蒂尔·德佩龙讲授《阿维斯塔》及其帕拉维语文献为时三年的那套客房。上课用的那间小屋已被烧毁。“达斯图尔”巴赫拉姆·伊拉杰·库马纳的父亲,84岁高龄的“达斯图尔”巴赫曼·努希拉万当时尚健在。

粗通波斯语的昂克蒂尔·德佩龙,一边听“达斯图尔”达拉布讲解,一边作笔记,就这样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从他后来发表的《赞德·阿维斯塔》来看,显然他对老师的讲课有许多地方理解得并不准确。

1761年3月15日,昂克蒂尔·德佩龙从苏拉特启程返回欧洲。他先到英国牛津,把自己在印度蒐集的若干《阿维斯塔》及其帕拉维语文献的抄本,同布德利昂图书馆保存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对照和比较,随后于1762年5月14日前往巴黎,将一百八十份阿维斯塔文、帕拉维文、波斯文和梵文的抄本和资料馈赠帝国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嗣后,他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学习笔记,终于在1771年于巴黎出版了题名为《赞德·阿维

① *Angutil du perron and Dastūr Dārāb*, by J. J. Mudi(Bombay 1916).

斯塔》(*Zend-Avestā*)的两卷本译著,此乃用欧洲的流行语言对《阿维斯塔》进行翻译和注释的首次尝试。昂克蒂尔·德佩龙于1805年去世。

《赞德·阿维斯塔》问世后60余年间,除克勒柯(Kleuker)将昂克蒂尔·德佩龙的译著从法文转译为德文,从1776年至1777年陆续在里加出版而外^①,欧洲人未曾发表过任何有关阿维斯塔学的著述。

不言而喻,百多年前问世的《赞德·阿维斯塔》在阿维斯塔学方面,现已算不得什么名著。平心而论,昂克蒂尔·德佩龙不愧为先驱者。当年他历经艰险,长途跋涉去印度求学,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此等荣誉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今看来,他那大部头的译著,惟记述印度一波斯人生活状况的前言部分还多少有些价值;可是,就是在该书前言中也有很多纰漏,切不可以为那里说的全都千真万确。上述穆迪(Mudi)的书中就曾指出《赞德·阿维斯塔》的不少错误。

为阿维斯塔学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的,当首推法国东方学者厄冈·比尔努弗(Eugène Burnouf)。同许多19世纪的专家学者一样,他认识到梵语与阿维斯塔语有近缘关系,为从缺乏科学依据的伊朗古籍经文的传统解说中摆脱出来,必须求助于古代印度人的宗教圣书《吠陀》(*Veda*)和其他梵语文献。有鉴于此,比尔努弗先于1833年发表了附有详注的《亚斯纳》第一章,继则又在1840年至1846年间将《亚斯纳》第九章的译文公之于世。

^① *Zend-Avestā Zoruasters lebendiges wort*, von Joh. Fr. Kleuker (Riga 1776—1777).

应该指出,12世纪末印度—波斯人的“穆贝德”德哈韦尔(Dhāvel)之子内里尤桑格(Neryōsang)的梵文注本,给了比尔努弗很大的启发。^①

正是通过对昂克蒂尔·德佩龙从印度带回法国的内里尤桑格的梵文注本的深入比较研究,比尔努弗才发现该注本缺乏科学的基础,它是根据《阿维斯塔》的帕拉维语传统注本译出的;而昂克蒂尔·德佩龙的《赞德·阿维斯塔》同样没有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因为他的注释全是从苏拉特的“穆贝德”那里听来的。

比尔努弗去世(1852年)之后,相继涌现出一批用阿维斯塔语、帕拉维语或梵语研究《阿维斯塔》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每个人都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著述。关于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各自走过的道路和采取的研究方法(部分人坚持帕拉维语注释的传统观点,部分人则主张以梵语作为研究的基础),因为篇幅所限,恕不赘言。

作为后起的东方学者中的一员,达尔梅斯泰特在自己的《阿维斯塔》译注本(共三卷,1892—1893年出版)中,凡是容易理解的地方,就直接译成法文;而遇到深奥难懂之处,便求助于帕拉维语传统注释。正因为如此,1936年9月去世的著名语言学家梅莱(Meillet)才说:“达尔梅斯泰特依据帕拉维语注本完成的《伽萨》译注并不准确,因为帕拉维语本身就有错误,所以他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基础。”^②

① 参阅拙著《〈阿维斯塔〉校注》,《胡尔达·阿维斯塔》部分,第179页。

② *Trois Conférences sur les Gāthā*, par Meillet (Paris 1925. P. 9—11).

达尔梅斯泰特的《伽萨》译诗总共二百三十八节，我很难找出哪一节是译者正确把握了其中的含义，并与后来的阿维斯塔学者的理解相吻合的。他对《阿维斯塔》其他部分的译注，情况也大体如此。如果说达尔梅斯泰特的译著多少有些价值的话，那便是书中所做的大量注解和说明；然而就在那些注释中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纰漏。所以，对于他的注释不可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我在校注《阿维斯塔》的过程中，曾指出达尔梅斯泰特及其著述里存在着不少谬误。早在40年前，我就举出了十多个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达尔梅斯泰特的《阿维斯塔》译注本和其他著述，以及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我早就拜读过，而且还将它们收集起来，保存在身边。应该承认，达尔梅斯泰特是一位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的学者，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他于1894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享年才45岁。

1886年2月23日至1887年2月11日，达尔梅斯泰特曾赴印度考察，先后到过孟买、浦那、努萨里、苏拉特和白沙瓦等有印度—波斯人居住的城市，结识了一些琐罗亚斯德教“达斯图尔”和宗教首领。看来，印度—波斯人似乎对他不很热情，而他们对到印度访问的其他东方学者，如英国的韦斯特（West）、德国的豪格（Haug）、法国的默南特（Menant）和美国的杰克逊（Jackson）等人都十分友好。热情好客的印度—波斯人给这些东方学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受到应有的称赞；唯独达尔梅斯泰特例外，他在《阿维斯塔》译注本中，一有机会就无端地对印度—波斯人冷嘲热讽，极

尽奚落揶揄之能事。

在我的印象里，少有像达尔梅斯泰特那样受到人们广泛指责的东方学者。他关于《阿维斯塔》产生时代的看法（完全出于个人的宗教偏见），令相当多的学者感到难以首肯，因为他不顾历史事实，随心所欲地硬把《阿维斯塔》的形成年代向后推，以使人觉得仿佛犹太教曾对“马兹达·亚斯纳”产生影响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①

若是某个伊朗人，偶尔接触到达尔梅斯泰特或者德哈尔莱（De Harlez）的《阿维斯塔》译注本——除这两部蹩脚的译著外，并未读过其他有关的著述，那么他最好还是首先了解一下这两位学者在数以百计的阿维斯塔学名家当中占有何等地位，而不要浪费时间、信口雌黄、胡诌八扯，甚至粗俗地骂我这个既了解这两位学者的底细，又熟悉比他们更高明的上百位阿维斯塔学者的人。否则，只能说诸如此类的卑劣行径，其目的仅仅在于捞取实惠，或者沽名钓誉。

今天，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勤奋好学、年轻有为的学者。他们应该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绝不允许狂妄自大而胸无点墨的老学究们——我不愿指出他们的尊姓大名——肆无忌惮地欺骗舆论，中伤他人，使学有所长的专家蒙受屈辱，给阿维斯塔学界罩上一层阴影。

最后，祈求真主保佑我的禀性善良的年轻朋友贾利尔·杜斯

^① 关于达尔梅斯泰特晚年产生的这种荒诞不经的观点，参见拙著《亚什特》第1卷，德黑兰，1928年，第84页。

特哈赫万事顺遂，称心如意。

易卜拉欣·普尔·达乌德^①

1963年11月于德黑兰

^① 易卜拉欣·普尔·达乌德(Ebrāhim-Pūr-Dāoud, 1884—1967), 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和《阿维斯塔》学权威。生于勒什特。中学毕业后赴法国, 进巴黎大学攻读法律。1925年迁居印度, 专门从事《阿维斯塔》研究, 先后用波斯文翻译出版《伽萨》(1926)、《亚什特》(1928)和《胡尔达·阿维斯塔》(1931)。嗣后, 去柏林深造, 一年后返回印度, 在大学教授古波斯文化, 这期间译出《亚斯纳》等波斯古经的其他部分。1937年回国, 在德黑兰大学任教, 并继续研究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主要著述有《〈阿维斯塔〉校注》(九卷本)、《苏什扬特》、《行善者》、《古代伊朗文化》和《霍尔莫兹德·纳梅》等。1967年去世后, 设拉子巴列维大学为他设立纪念堂, 以表彰他对伊朗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译者注